



聖雄甘地葬禮記

糜文開

一月三十日傍晚下班回家，照例趕譯奈都夫人詩全集的初稿，突然小孩們從市中心回來報告我，一下子店鋪的門都關了，小販們也紛紛收拾離去，不知又發生什麼亂子了。不一會消息傳來，使人震驚，竟是聖雄甘地被刺身死。當晚大使館大部分同事立即被召去館中工作。羅大使志希得訊後已趕去首相尼赫魯官邸，代表我國家元首向印度政府弔唁，並已親赴出事地點，向甘地的遺體致敬，一面電報政府，一面正式函唁，並以領袖大使身份通告各國駐印使節，同時發布新聞。

羅大使從出事地點——貝拉宅 (Birla House)——探知甘地被刺詳情是這樣的：每天下午五點鐘，甘地翁照例在貝拉宅的空地上舉行晚禱會，今天因與副首相兼內長巴特爾高談要事，遲了幾分鐘，當他手扶左右兩孫女步進禱告場時，照例合十為禮，參加晚禱的民衆照例答禮。不想凶手早已混入禱告場，利用這場合，拔出自動手鎗來，向甘地翁接連射擊。甘地翁胸前被中三鎗，只說了兩聲『羅牟——』(Rana 印人上帝之稱，或云，即史詩羅摩耶那 (Rama) 主角羅摩 (Rama) 之簡稱。羅摩印人奉之為神。)『印不省人事，抬進他的住室。過了三十分鐘，這位非暴力主義的先知者，竟死在他用畢生之奮鬥把他們從奴隸地位解放出來的印度人的暴力之下！』凶手當場捕獲。最近甘地翁

為印回和平運動以絕食獲得德里印回團體的和平保證後，前幾天已有人向他丟過炸彈，可知此項謀殺是有組織的行動。甘地的遠大政策，不易為仇恨所激的短視者所了解。出事以後，貝拉宅門外擠滿了人，羅大使有人開路，纔好容易擠了進去，又設法擠了出來。

三十一日早晨打開報紙一看，知道印度政府已連夜決定出殯路程，送葬行列，就在當日上午十一時半自貝拉宅出發，將印度國父的遺體抬到紅堡後面真謨拉河濱舉行火葬。這天上午，館中祕書許夢熊薛留生君等都設法擠進貝拉宅瞻仰了聖雄的遺容。印京的華僑代表也帶來一匹白布請羅大使代寫「甘地精神不死」六個壁窠大字的橫幅，便召集華僑參加出殯行列去了。

聖雄的突然被刺死，震驚了整個世界，使人人悲悼，但印度政府的連夜決定第二日便出喪，倉卒間沒有把外交團的送殯節目列入，卻使各國使節不能在這國葬大典中表示各國的悼痛與尊敬，羅大使以中印友誼的密切，又兼身為使領團的領袖，便有決斷地馬上打電話通知印度政府，他將親至火葬場祭奠，印度政府十分感激，熱誠歡迎，答應設計一條汽車可以通行的道路。我到印四年多，在聖雄生前曾見過他三次，這時我也熱切希望能參加葬禮，一瞻遺容。我把這意思告訴羅大使，羅大使答應和我同

去，並囑須易禮服，以示鄭重。

這一天全德里的人，傾城而出，附近鄉村的農民，也蜂擁而來，沿路自新德里移靈地點到老德里河濱火葬場，約五英里半長，兩旁的人早已砌成了兩道堅厚的城牆，廣大的火葬場上，更似蟻聚廬集——不，一片人頭的攢動，只像烏雲密佈。（事後報載僅火葬場上，便有八十萬衆。）印人出殯，不用棺材，是把屍體放在靈床上，由親朋弟子或僱人抬了走的。聖雄的遺體躺在靈床上，覆蓋着國旗，上鋪香花，靈床放在靈車上，聖雄的家屬環侍在側，靈車四角，由聖雄的繼承人尼赫魯，內政部長巴特爾，國防部長巴爾達辛，國大黨前任主席克里帕蘭等四人護持着。前面是長長的海陸空軍儀仗隊。國葬的行列在人海中緩緩地移動，印度國父慈祥的遺容顯露在靈床上，給他萬千的子民以最後的瞻仰。沿途民衆，或作禮致敬，或擲花示愛，或熱淚漣流，有的甚至失聲痛哭。

下午一點半，接到印度政府的通知，請羅大使於兩點鐘到總督府北院和蒙巴頓總督一起出發，他們已設計好了路線。於是我跟隨着羅大使錢述堯參事同乘一車前去取齊。一起在總督府出發的除蒙伯頓伯爵伉儷和他們的兩女一婿外，尚有教育部長亞沙德，衛生部長安瑞佛柯爾女士等十餘人。聯合省省長奈都夫人也乘飛機趕來了。一行二十餘人，分乘汽車七八輛，繞道德里城區西北，奔赴火葬場。

聖雄的火葬壇，高約三尺，臨時用磚砌成，壇上鋪了一層碗口粗的整段檀香木，壇下除堆着檀香木外，還有椰子殼松香等引火之物。我們於三時許到達，錢參事和我帶着花圈先去接洽好臨時添入獻花圈的節目。隨後羅大使也陪同總督夫婦一批人來到壇前，大家坐在草地上等待靈車的到來。

大約四點半光景，葬禮的儀仗隊到了，接着聖雄的遺體抬上火葬壇，尼赫魯走過來和大家招呼，也便坐在一起，這時民衆似潮水般的湧向壇邊來，把我們圍在核心。呼號哭泣聲，掩蓋了站在壇上的婆羅門僧的誦經聲，在我身旁，一個女孩子哭倒在奈都夫人的懷裏了。

司儀高呼中國大使獻花圈，錢參事和我便把那大半身高的花圈抬到壇前，襄助羅大使放到聖雄遺體的頭前，瞻仰過遺容，鞠躬而退，我們獻過第一個花圈後，印度人也便從四周遞上無數的花圈，堆在這體上和遺體的周圍，擲到壇上去的鮮花，也繽紛如雨。

此後是遺體上加鋪香木，四周擠緊，壇邊的人已不能動彈，所以祇得把檀香木高舉頭上，一人遞一人的遞送到壇上去。許多民衆也把帶來的銅壺，請前面的人遞上壇去，將壺中白色的奶油，注在木材上。木材架好，再由婆羅門僧站在遺體右首執經朗誦若干節，然後由聖雄的第三子羅達斯（Ranadas）點燃那焚化的火。這時四周的民衆拚命擠前來，要爭取這最後的一刹那（甚至有人想跳火殉葬）於是不得已儀仗隊用棍棒出來維持秩序，用馬隊來抵擋人潮。

在烟焰冒升，火舌撩空之中，送葬的讚歌齊唱，眼看着這一代的大聖人的遺體，霎時將還原為固有的物質，演化為零。可是他的留存的精神，將萬古不朽！或者他和平的非暴力主義更將警醒這原子時代人們的殘殺之心，挽救人類於絕滅的危境吧！

散的時候，幸賴總督的衛士開路，經半小時的掙扎，才得擠出重圍，抵大使館時天已黑，電燈光下，照見我們滿頭滿身是塵埃，兩腳鞋襪不分，已成一雙泥腿了。第二天接到政府的訓令，指示參加葬禮，致送花圈，羅大使事前有決斷，做得恰如其分，正符合政府的意旨，各國使館未及準備，所以羅大使參加火葬

典禮，竟是唯一的外國使節。而我們莊重的禮服，也使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華僑的送殯行列，更使沿途觀衆，特別感動。

聖雄火葬的一天，羅大使得到消息，凶手係一新聞記者，是反回教極端派「大印度教會」的工作份子。此後報上宣佈凶手名叫哥特滋（N. V. Godse），是普那地方大印度教會報紙的編輯，特地從孟買趕來行刺的。消息公布後，孟買普那等地的大印度教會機關，便被憤怒的羣衆搗毀，該會新德里領袖的住宅，也有羣衆擁入尋釁，給警察驅散了。接着印度政府宣佈大印度教會和它的附屬團體國家服務團爲非法團體，並逮捕其各地有嫌疑的領袖。在這局勢的演變中，外面盛傳着國大黨左右派的磨擦益烈，擁戴尼赫魯的社會主義派，要排除巴特爾右派，國大黨有分裂的可能。這事，我們的推測是：在這印度國基未固又兼新遭國喪之時，國大黨不致分裂。因爲尼赫魯既爲甘地的繼承人，則尼赫魯可左右大局。證之尼氏已往歷史，如左右派有裂痕，他一定顧全大局，調解於其間，當可獲得妥協。隔了兩天報紙上發表了尼赫魯巴特爾的合作宣言，安定了甘地死後的印度局面。

二月十二日，聖雄的骨灰分成五十份，同日在阿拉哈巴、德里、加爾各答等五十處聖水中，舉行水葬典禮，表示聖雄遺愛，遍及全印各處。這次最後的葬禮，印度政府特地在真謨拉河的大橋上，排好坐椅，分發請柬，邀請各國使節觀禮，外賓滿座，可是羅大使卻又以特使名義飛赴哥倫坡，參加錫蘭獨立大典去了，所以我國大使館，便由錢參事以臨時代辦資格代表並由薛祕書和我二人陪同前去參加這典禮。

德里的水葬典禮於下午三時開始，我們坐在大橋上很是舒適，居高臨下，也看得很清楚，但是河濱的數萬民衆，依然和上次火葬典禮同樣的擠，擠得有的蹲到橋墩上去，有的赤足站在水

中，有的索性在水中游泳了。河邊停着一艘繫滿鮮花的汽艇，另外七八隻小船，當聖雄的骨灰被簇擁着抬上汽艇後，汽艇上便點上了香，駛向河心，再沿着河濱駛去，一路接受岸上觀衆的敬禮。小船上的新聞記者，也便散布在河中拍照。汽艇兒過兩圈，便停在河心，等婆羅門僧唸過經，便把骨灰連同鮮花，向水面撒播，這時，由一隻小船裝載的一塊翠柏大匾，搬上了汽艇，由汽艇上的人們把這大匾舉起，也浮上水面去。翠柏中清楚地顯出了鮮明的一個印度字，那便是甘地臨死前叫喚的「羅牟」。於是汽艇揚波而去，典禮完成。十三天的國喪，至此終止。

這一天，尼赫魯在阿拉哈巴（尼赫魯的故鄉）的水葬典禮上演說：『不要把甘地看成神』。因爲印度人已把甘地視作釋迦、耶穌一樣的偶像，尼赫魯要把印度人從宗教的藩籬中挽救出來。那末，我們究應把甘地看成什麼呢？泰戈爾給與他的尊號 Mahatma 的中譯最能表現甘地，那便是「聖雄」兩字。甘地是以英雄的姿態出現的聖人，他一生刻苦勵行，克己而恕人，以仁愛和平的精神，感化全印人民，品德之高，足以垂教後世。而他取流血的途徑，不屈地運用非暴力的鬭爭，使淪亡了八百年的印度古國，（公元一九三三年印度被西哈伯烏丁所滅後，經回教五代，蒙古王朝及英國統治，廣續七百五十餘年，印度均在異族統治之下。）一旦光復，獲得獨立，他又是歷史上唯一不用刀劍的英雄。他兼「聖人」與「英雄」於一身，故稱「聖雄」。

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甘地一生的精神，擔當得起「弘毅」兩字。現在他已「死而後已」，完成了他英雄的事業，聖人的品德，成功又成仁，可以無憾了。否則，他被人刺死，而他的遺容，怎能依然這樣的慈祥地含笑呢？